

纽埃的社会变迁及其民族、文化的迷失

刘风山¹

(1. 聊城大学,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 纽埃从前殖民时期封闭、独立的民族主体,正一步一步向以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文化价值延伸。随着文化价值取向的演变,大量的纽埃人移居海外,留守本土的纽埃居民数量急剧减少,但无论留守居民还是海外移民,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失落与身份困惑,从而产生了深刻的自卑感。本文认为,纽埃的自然资源严重匮乏、地理位置孤立、自然灾害频发,它的生存与发展亟需国际社会各方面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又不可避免地加重了纽埃民族的失落与困惑。

关键词: 纽埃; 社会变迁; 移民; 民族身份; 文化; 困惑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4)11-0063-08

DOI:10.14015/j.cnki.1004-8049.2014.11.008

纽埃是全球面积最小的政治自治国家,也是全球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纽埃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即19世纪之前的“野蛮人”时代、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代、20世纪上半叶的新西兰政治管辖时代、1974年以后的独立时代。作为前殖民地国家,纽埃的命运同其他的欧洲殖民地国家没有多少差异。纽埃在欧洲殖民时代被贴上的“野蛮人”标签,贯穿于纽埃自殖民时期以来的整个历史,甚至到了21世纪也难以摆脱这种“未开化民族”的文化定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合国围绕纽埃政治独立的一系列论争显示,无论哪一个国际政治群体,都承认在其政治独立的情况下,依然把纽埃看作应该由其他国家施以政治、经济援助的国家。新西兰是纽埃独立后最大的经济乃至军事、政治扶持者,而这种政治、经济关系对纽埃民族精

神层面的影响是巨大的。

随着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和多元意识的影响,纽埃人民的政治、文化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然,这一局面也并非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纽埃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变化最主要的表现是纽埃本土人口急剧减少,从20世纪60年代的5000多人,锐减到目前的1000多人。无论移民海外,还是留守本土,纽埃人都不得不面对民族文化解体、民族身份危机等问题,从而产生了“我是谁”、“我信仰什么”、“我该做什么”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纽埃进入了其历史上的后殖民时代。这种后殖民身份的形成有其国际政治及经济原因,但更多的还是纽埃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原因。

收稿日期: 2014-08-17; 修订日期: 2014-09-22。

作者简介: 刘风山(1971—),男,山东禹城人,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文学与外国文化。

一、纽埃的历史变迁

纽埃地处南太平洋中一个面积仅有 258 平方千米的珊瑚礁上,西南距新西兰 2 400 千米,北距萨摩亚 600 千米,西距汤加 480 千米,东距库克群岛 900 千米,地势相对孤立,缺乏必要的战略优势。除此之外,纽埃土壤贫瘠,矿产资源匮乏,地表水源不足,海岸线崎岖不平,缺少天然海滩和自然港口,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通极为不便,这是该国长久以来缺少国际社会关注且被忽略的重要原因。

纽埃交通闭塞,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相对落后。根据约瑟琳·阿尼里斯·海恩(Joslin Annelies Heyn)及约翰·康奈尔(John Connell)等人的研究,纽埃岛上的居民多为波利尼西亚人,基本上采用氏族制的生活方式,长久以来缺乏统一的群体意识,也没有统一的政府,相互之间缺乏共同的语言。^①不同的族群在信仰及文化上相对独立,导致不同的族群之间为了占有基本的生活资料而时常发生冲突。米歇尔·萨尔兹曼(Michael Salzman)的研究发现,南太平洋岛国居民长期以来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原始生活,出于保护自身生命及民族财产安全等原因,对外来者怀有敌意。^②这种敌意不仅针对欧洲探险者和殖民者,对于来自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岛国的其他族群也是如此,纽埃也不例外。

1774 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发现纽埃岛,几度试图登陆,都遭到岛上居民的抵制。詹姆斯·库克将该岛命名为“野人岛”,岛上的居民从此被刻上了“野蛮人”的文化烙印。1830 年,英国人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成功登陆纽埃岛,并强行带走了两个年轻人,试图教化他们,使其皈依基督教,但最终未能成功。由于纽埃族人对外来者固有的敌意,当这两个年轻人被英国人送回纽埃时,也曾遭族人拒绝。纽埃的这种孤立意识,或者用詹姆斯·库克的话来说,纽埃人的这种“野蛮状态”,虽然保证了纽埃文化的纯洁,也避免了约翰·康奈尔所提到的外来疾病对纽埃族人肉体

上的伤害,却间接地导致了纽埃经济、文化的极端落后,某种程度加深了该岛的“未开化”状态。^③

1840 年,移居萨摩亚的纽埃人潘尼亚米纳·纽卡伊(Peniamina Nukai)回到纽埃,带回了基督教,改变了纽埃族人在西方世界眼中所谓的“野蛮人”形象。从此以后,纽埃族人开始接受外来者,尤其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不断登陆纽埃,为西方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按照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等人的东方主义观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入侵,极大地损害了殖民地国家的文化独立,导致殖民地国家民族身份危机等问题的出现。但基督教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使纽埃人意识到和平共处远比相互争斗更有意义,西方文化及先进技术的传播与引进,客观上能够促进纽埃政治、经济的发展。

为了抵制西方文化入侵,纽埃各族于 1876 年选举阿洛菲部落的首领马泰欧·图依托加(Mataio Tuitoga)为国王,建立了自己的政府。1887 年马泰欧·图依托加去世以后,继任国王法塔阿依基(Fataaiki)致信维多利亚女王,请求成为英国的附属国,寻求英国保护。从 1895 年开始,英国正式托管纽埃。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新西兰政府曾多次向英国女王提出托管纽埃的请求。经过几年的酝酿,1901 年,纽埃作为库克群岛的一部分划归新西兰控制。1903 年,新西兰最终取得了对纽埃的托管。“二战”后,随着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纽埃的政治独立也逐渐提上日程。经过多次协商,1974 年新西兰议会通过宪法,允许纽埃政治独立。纽埃最终成为独立的政府,首都设在阿洛菲。

① Joslin Annelies Hey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n Niue Islan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ontana, 2003; John Connell, “Niue: Embracing a Culture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34, No. 6, 2008.

② Michael Salzman,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Trauma: Implications for the Pacific Nations”, in Anthony J. Marsella, et al., eds., *Social Change and Psychosocial Adaptation in the Pacific Islands: Cultures in Transition*, Springer, 2005, pp. 28–51.

③ John Connell, “A Nation in Decline? 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from the Cook Islands”,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 14, No. 3, 2005, p. 45.

纽埃独立后,岛国人民具有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并积极参与到国家和政治事务中。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同南太平洋地区其他经历欧洲殖民统治的岛国一样,虽然难以断言殖民统治对于纽埃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还是救赎性的,但殖民统治给纽埃民族的烙印是深刻而清晰的。“殖民势力对该地区的统治不外乎两种方式,其一是直接治理,即由宗主国派遣本国官员担任自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的职位。……另一是间接治理,即通过土著权力系统来实施对殖民地的统治,这是殖民势力较为常用的治理方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当地酋长来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在传统权威的基础上来建立现代政府。”^①这两种国家管理形式,纽埃兼而有之。正是在这种国家管理模式的影响下,从英国统治开始,尤其是在新西兰长达半个世纪的控制下,纽埃的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及纽埃民族的心理意识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确切地说,纽埃社会文化具有了明显的西方特征。

二、纽埃的政治文化

1974 年,纽埃政府脱离新西兰控制,享有完全独立的行政和立法权力。但由于新西兰统治的影响,尤其是受纽埃本土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经济条件等制约,纽埃政府实质上并没有摆脱对新西兰的依赖。纽埃和新西兰政府之间仍然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外交关系,允许各自居民自由来往,纽埃居民可以拥有纽埃和新西兰两国的国籍。根据 1974 年有关纽埃独立的相关文件与协议的规定,新西兰有义务向纽埃提供必要的军事、防务、外交及经济援助,有权向纽埃派出高级专员,协助纽埃政府处理相关事务。

整体而言,纽埃本质上是新西兰政府的自由联合体,在政治体制上采用英联邦的君主立宪政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纽埃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英国女王派任总督代理行使管理职责,纽埃现任总督杰里·迈特帕里(Jerry Mateparae)本人就是新西兰的第 20 任总督。新西兰或者说英联邦的政治体制对纽埃产生了决

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弗兰克·罗伊斯(Frank Lawes)担任纽埃总督的几十年间,纽埃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代纽埃的雏形已基本形成。

纽埃采用一院制议会制度,由 20 名议员和 1 名委任的议长组成。20 名议员中,14 名由 14 个村选区推选,其余 6 名由普选产生,任期 3 年。总理则由议会从这 20 名议员中推选产生,任期 3 年,可连任。纽埃政府实行内阁负责制,内阁由总理和总理从议会中挑选的 3 名议员组成,负责制定政策,管理纽埃。总理兼任外交、财政、海关、税收、政府资产、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警察和国家安全、法律、经济发展计划和统计、民航、私有部门发展、贸易、旅游、移民和人口、邮政和电信事务部长。另外,还设有教育、农林渔业、行政服务事务部长,公共工程、司法、土地和测量、燃料事务部长,以及卫生、社区事务部长各 1 人。司法方面,纽埃设有高级法院,由首席法官和陪审推事负责,有向新西兰最高法院上诉的权力。

国内学者雷芳、张志兵在关于汤加、西萨摩亚、斐济等国政治现代化的研究中指出,独立后的太平洋岛国常常面临“传统权威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即在政治上享有稳定的政治合法性的土著精英“不以实现民族或社会的整合去促进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为政治目标,相反,如何维持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权威成为他们最关注的事情”。^②这一状况同样适用于纽埃。为了寻求以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援助,纽埃同其他前殖民地国家一样,除了法律上的独立之外,在政治、经济生活中采用殖民时期宗主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依赖前宗主国,严重影响着纽埃独立的民族意识形态的形成。政治问题对纽埃人民而言,并非党派问题,只不过是个人问题。^③这最终导致纽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缺乏应有的

① 雷芳、张志兵“南太平洋岛国现代化研究”,《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 年第 9 期,第 157 页。

② 同①,第 158 页。

③ Eugene Ogan, “Social Change in the Pacific: Problems Old, Problems New, Problems Borrowed”, in Anthony J. Marsella, et al., eds., *Social Change and Psychosocial Adaptation in the Pacific Islands: Cultures in Transition*, Springer, 2005, p. 20.

政治凝聚力,作为一个民族又缺乏让他们得以保持其独立民族身份的凝聚力。

三、依赖国际援助致民族认同脆弱

在尤金·奥冈(Eugene Ogan)看来,谈及殖民行为的灾难性后果时,人类学家倾向于指责殖民者的宗教传播对殖民地人民的精神伤害及造成的文化分裂,而忽略了国际援助机构带有民族偏见的援助计划对政治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文化伤害。^①这种新型的文化伤害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氛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也就是萨义德所提出的后殖民文化形态。这是纽埃无法回避的问题。

纽埃独立后,其政府曾致力于发展国内私有经济和出口贸易,但是由于土壤贫瘠、自然资源匮乏以及飓风、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也无法解决国内人口的就业问题。纽埃也曾尝试通过开发旅游业来提高就业,但由于交通条件较差,也未能很好地实现。^②纽埃同南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岛国一样,受其自身自然条件及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寻求国际社会的财政支持与经济援助,积极探求国际合作。自1993年起,纽埃先后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各种国际组织,而且成为“太平洋岛国高层论坛”、“渔业管理高层论坛”、“太平洋社区”等组织的成员。

为了自身发展,纽埃政府先后接受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经济、财政、金融援助。纽埃在全球贸易往来中,尤其是在旅游、邮票销售、农产品出口方面,通过关税、配额、补贴等途径享受到了贸易伙伴特殊的优惠。2007年,纽埃政府与新西兰达成一致意见,新西兰将为纽埃政府提供航空服务,以充分开发纽埃的旅游产业。此外,纽埃在政策制定方面做了很大的调整,以吸引海外投资发展本国经济。纽埃政府努力为各国企业提供在纽埃设立国际商业公司的优惠条件,鼓励境外银行在当地设立办事机构,简化了对资金进出的管制,但都收效甚微。

2006年,以新西兰为主,纽埃、新西兰、澳大

利亚三国成立了“纽埃国际信托基金”,旨在帮助纽埃政府平衡财政收支,以减少纽埃对其他外部援助的依赖。据统计,纽埃每年接受新西兰约800万纽埃元(约5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纽埃民众平均每人每年可领到约5000美元的资助。新西兰等国在经济、财政及金融上的援助,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纽埃国内的财政及经济问题。

虽然纽埃政府并没有赋予新西兰政府完全控制纽埃的特权,但也对纽埃民族的独立问题造成了巨大的、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与新西兰等国的合作,使纽埃本国的货币在纽埃生活中居于次要地位,新西兰元和美元却成了纽埃流行的币种。从殖民者到来之前拒绝一切外来事物的氏族社会,到当代全方位接受外事力量的纽埃,经济、金融领域的变化无疑显现了纽埃民族精神的突变。然而,随着对外国依赖性的增强,本已薄弱的纽埃民族认同将更加脆弱。

四、移民盛行与人口变化

纽埃民族的海外移民先后经历了几次浪潮。19世纪中期的劳工贸易曾使许多纽埃人离开纽埃,移民萨摩亚、南美洲、塔希提岛,使纽埃岛一度成为“女人岛”。^③20世纪20年代,新西兰统治期间,纽埃迎来了它的第二次移民浪潮。纽埃人散布于南太平洋各个岛国,随后又大量移民新西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曾一度减缓了纽埃人的海外移民,但40年代新西兰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又促成了纽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此次移民规模之大,除了人数众多之

① Eugene Ogan, "Social Change in the Pacific: Problems Old, Problems New, Problems Borrowed", in Anthony J. Marsella, et al., eds., *Social Change and Psychosocial Adaptation in the Pacific Islands: Cultures in Transition*, Springer, 2005, pp. 11-12.

② P. Cohn, *Economic Independence through Expansion of Private Sector Enterprise: The 'Prescriptive Unreality' of Niue's Development Planning*,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03; W. Murray, "Sustaining Agro-Exports in Niue: The Failure of Free Market Restructuring", *Journal of Pacific Studies*, Vol. 24, No. 2, 2000.

③ John Connell, "Migration, 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Pacific", Country Report No. 11—Niue, 1983.

外最大的特点是通常全家移民新西兰。^① 1971 年航空运输开通以后, 纽埃移民的速度空前加快, 纽埃又迎来了历史上的一次“移民浪潮”。^② 纽埃人大规模地移民海外体现了纽埃民族精神与文化的脆弱。

20 世纪 60 年代, 在完全取得政治独立之前, 纽埃人口曾一度达到 5 000 多人。纽埃独立后, 每 5 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显示, 其人口的下降比率高达 23%。2005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 纽埃本土人口仅有 1 500 多人。虽然人数有所下降, 但这并不意味着纽埃人口的绝对减少, 而是随着纽埃与其他国家交流日益频繁, 尤其是随着新西兰与纽埃之间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出台, 大量的纽埃人以新西兰为中心, 移民海外。根据 2006 年的《新西兰统计》, 有 2 万多纽埃人生活在新西兰。在这 2 万多人当中, 近 60% 的人出生在新西兰, 只有不到 30% 的人出生于纽埃本土。^③

单纯的数字并不能完全证明当代纽埃民族精神与文化意识的衰退, 但他们的宗教信仰及日常语言的变化却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根据新西兰官方统计, 生活在新西兰的纽埃人当中, 仅有 28% 的人能够用纽埃语交流, 而且这个数字正逐年减少。留守的纽埃人则散居在 14 个村落, 不少人拥有纽埃和新西兰双重国籍, 讲纽埃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而在宗教信仰方面, 纽埃本土的居民中 75% 的人信奉埃克利西亚纽埃教, 10% 信奉摩门教, 5% 信奉罗马天主教。^④ 受基督教传播的影响, 尤其是长时间生活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基督教环境下, 纽埃海外居民的民族文化传统已被消磨殆尽。

S. 帕西·史密斯(S. Percy Smith) 研究发现, 纽埃人大量移民海外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首先, 双重国籍的政策为纽埃人移民新西兰提供了便利条件。^⑤ 其次, 受本国自然条件、经济水平、教育水平等问题的影响, 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 或为了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 不少纽埃人离开祖国迁往新西兰。尤其是近几年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纽埃所遭受的几次严重的自然灾害, 更加快了纽埃人民移民海外的速度。其中, 新西兰政府所提供的交通援助也使得纽埃

人移民新西兰变得更加容易。第二代纽埃移民移居新西兰的原因则要简单得多, 一部分人为了同移居海外的家人团聚而离开纽埃, 另一部分人则为了职业培训而迁往新西兰等国。

A. C. 威尔士(A. C. Walsh) 和 A. 特雷林(A. Trilin) 的研究指出“由于当地环境及移民机遇, 纽埃的移民状况是可以理解的。”^⑥ 生活在新西兰的纽埃移民认为, 他们的祖国缺乏他们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而新西兰能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工作以及其他各种帮助。除了新西兰的诱惑之外, 纽埃政府的职业政策也促使纽埃人移居海外。按照纽埃政府的规定, 只有受过一定教育的纽埃人才能在政府内得到一份工作, 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并没有可靠的工作保障, 因此导致教育水平不高的纽埃人纷纷离开祖国, 移居新西兰。^⑦

为了得到体面的工作, 不少纽埃人移民海外, 但有意思的是, 他们在新西兰或其他国家所受到的专业教育越多, 学到的技术越专业化, 在纽埃就越无用武之地, 因为纽埃政府需要集多种技能于一身的工作人员, 并且在提供就业机会时倾向于优先考虑纽埃本土培养的人才。^⑧ 这种规定并不足为怪, 纽埃总理及其他内阁成员的多重身份就是这一现状的有力证明。除了纽埃国内对在国外接受专业培训的人员需求较少之外, 为了改善自身条件而到国外接受教育

① John Connell, “Niue: Embracing a Culture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34, No. 6, 2008, pp. 1021–1040.

② A. C. Walsh and A. Trilin, “Niuean Migration: Niuean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and Settlement in Auckland”,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Vol. 82, No. 1, 1973, pp. 48–49.

③ Statistics New Zealand, “Niuean: Census (2001)”, <http://www.stats.govt.nz>.

④ Predominant Religions, http://www.adherents.com/adh_predom.html#Congregational.

⑤ S. Percy Smith, “Niue Island, and Its People”, *The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Vol. 12, No. 1, 1903, pp. 3–5.

⑥ Ibid②.

⑦ J. M. Bazinet, *Survey on Youth in Niue*, South Pacific Commission, 1970.

⑧ R. Dore, *The Diploma Disease*, Allen and Unwin, 1976; A. C. Walsh,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Migration”, *Census of Niue*, Vol. 2, 1980.

的纽埃人,受新西兰等国便利的生活条件及工作机遇的吸引,也不愿意回国。加上纽埃本土缺乏农业、工业、贸易产业的发展条件,在国外接受专业培训和高等教育的人员因在纽埃无用武之地而放弃回国,从而导致医疗、IT以及其他高技术含量行业的人员在纽埃严重短缺。这反过来又严重制约了纽埃的经济与教育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纽埃鼓励其他波利尼西亚岛国人移入纽埃,试图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但这些移民都是短期的,远远不能填补移民海外的纽埃人口,因此也始终未能解决其所面临的困境。

除了满足其工作需求之外,纽埃人移民海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善子女的教育状况。纽埃本土人数较少,经济条件差,师资匮乏,教育相对落后。殖民统治时期,太平洋岛国殖民地人民的教育主要由殖民国家的教会机构组织实施。殖民地教会部门的教育也仅仅停留在小学水平,并且强调宗教教义的传播,而非世俗知识的传授。目前,纽埃也只是一所小学和一所高中,只能容纳200名学生。而在教育体制及课程设置上,纽埃的学校采用新西兰的教育模式,其目的也完全是为了配合新西兰中高等教育的评价机制。为了配合这一政策,从2012年起,新西兰政府每年给予纽埃60万美元的资助。这在客观上增加了纽埃人民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了纽埃人民的教育水平,但从主观上却使纽埃的民族文化独立意识日渐淡漠。纽埃国内除了教育能力有限,且中等教育瞄准新西兰的高等教育机构之外,新西兰政府为纽埃移民子女提供的与新西兰人民同等的教育福利,也吸引着大批纽埃人移民新西兰。

在新西兰的教育与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较之他们的父辈更加认同新西兰的文化体系,而非其祖国纽埃的文化体系,因而他们更容易忘记祖国和民族的文化,从而缺乏对其纽埃身份的认同感。当然,也有一些海外移民返回纽埃,但返回祖国的纽埃移民多为年龄较长、无法在国外继续生存的人员。

纽埃人民大规模移民海外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首先,大量的国民移居海外严重地影响了纽埃本土人口的增长速度,最终导致纽埃本土人口的老龄化。^①这对于纽埃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将是巨大的挑战。然而,纽埃向海外移民导致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它对纽埃整个民族文化意识及身份认同感的消磨。法农认为,殖民行为是一种创伤记忆,最终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态和文化意识,其结果是可以预料的。^②法农这里所说的“殖民行为”是政治独立的前殖民国家所经历的后殖民行为。纽埃在同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全方位交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人口流散与文化解体等问题,其结果和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遭遇相同,而且这种影响范围极广,持续时间极长,最终形成久远的精神与文化创伤。^③

纽埃属于全球最不稳定的民族,几乎每一个纽埃人都有亲戚在海外定居,几乎每个成年人都在海外生活过一段时间。^④为了维护传统的家庭及宗族观念,不少纽埃人通常是全家移民甚至是全村移民。土地曾是纽埃人世代为之奋斗、誓死捍卫的神圣财产,但为了获得更加便利的生活,他们必须做出决定,放弃纽埃本土的权利,移民他国。对于留守纽埃的人而言,为了维系家族的命脉,他们不得不努力工作,照顾他们的土地、房屋,承担着海外移民所不能承担的社会责任。由于新西兰政府的财政援助,纽埃留守居民的生活远在全球贫困线之上,还可以享受免费的教育及医疗服务。但是,留下来的纽埃人所面对的不仅是纽埃岛上众多空置的房屋,还有时刻感受到的精神空虚与幻灭感。

① J. C. Barker, "Home Alone: The Effects of Out-Migration on Niuean Elders'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Social Supports", *Pacific Studies*, Vol. 17, No. 3, 1994, pp. 41-81.

② F.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Grove Press, 1968, p. 98.

③ Michael Salzman,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Trauma: Implications for the Pacific Nations", in Anthony J. Marsella, et al., eds., *Social Change and Psychosocial Adaptation in the Pacific Islands: Cultures in Transition*, Springer, 2005, pp. 28-51.

④ E. Douglas, "New Polynesian Voyagers: Visitors, Workers and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in R. M. Prothero and M. Chapman, eds., *Circulation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5, pp. 415-435.

除此之外,由于人员不足,各种体育运动无法举行;也由于信仰本土宗教的人越来越少,势必造成纽埃本土文化的日益萎缩。

移民新西兰的纽埃人曾被奉为成功的典范,因为他们给家人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他们的子女可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然而,这并非纽埃海外移民的全部生活。移民海外在给纽埃人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诸多困惑,他们不得不为了生活而疲于奔命。相对于纽埃本土居民,他们的移民生活更为紧张,没有自己的房子,不得不利用辛苦挣来的钱支付高昂的房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极大差距增加了他们的忧虑感。然而,不少人虽然感到了移民生活的巨大压力,却选择继续留在海外,因而无法摆脱关于自我民族及文化身份的困惑,难以解决“我是谁”,“我又应该到哪里去”的问题,最终割裂了连接纽埃人民与他们的土地、氏族、家庭、文化的纽带,产生了法农所说的后殖民时代的“自卑感”。

五、结 语

留守本土和移民海外的纽埃人所感受的幻灭感、失落感、自卑感,是一系列复杂因素交互

作用的结果。纽埃人曾对他们的纽埃身份引以为豪,但他们并没有把自身的文化自尊同祖国联系在一起。在约翰·康奈尔看来,纽埃社会就像患了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无论是留守纽埃本土,还是移民海外,因为其文化自尊与祖国之间的割裂,都不可能拥有完整美好的生活,有收获,但也有放弃;有利益,但也有损失。这种矛盾性离不开纽埃近百年的殖民历史,也离不开当代纽埃的国际关系战略;既有自然环境及经济条件的原因,也有民族精神与文化意识方面的原因。这对于自然资源匮乏、地理位置孤立、自然灾害频发的太平洋岛国纽埃而言,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它的生存与发展亟需国际社会各方面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又不可避免地加重这种失落、困惑及民族自卑感。当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条件的变化,这一问题不仅仅是纽埃这一个南太平洋岛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这个地区其他岛国所亟需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南太平洋岛国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现状,对于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辑 罗凤灵 陈晓鹏

Niue's Social Change and Its National and Cultural Loss

LIU Fengshan¹

(1.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Niue is now facing serious social, cultural and identity problems while changing gradually from a closed but independent nation to an extension of Western culture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New Zealand. With the dynamic change of cultural values, many Niueans emigrate overseas,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choose to stay at homeland has been shrinking dramatically. However, local and overseas Niueans are all experiencing unprecedented cultural and identity loss, which results in a sense of national inferiority. Confronting the shortage of natural resources, isolated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Niue's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is at the mercy of the aids from variou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t these aids will unavoidably deepen Niueans' sense of cultural loss and national inferiority.

Key words: Niue; social change; emigration;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e; loss